

宏观经济与 地方产业发展

主编◎ 吴敬琏 樊纲 刘鹤 林毅夫 易纲 许善达 吴晓灵

走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握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
群体经济学家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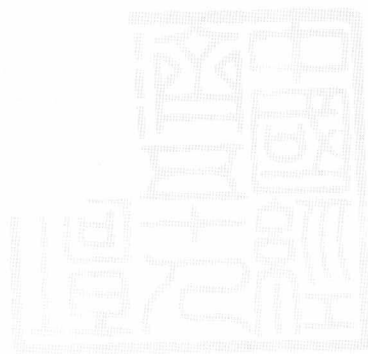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宏观经济与 地方产业发展

主 编◎ 吴敬琏 樊纲 刘鹤 林毅夫 易纲 许善达 吴晓灵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丛书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宏观经济与地方产业发展 / 吴敬琏等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136 - 0333 - 1

I. ①宏… II. ①吴… III. ①宏观经济—中国—文集 ②地区经济—产业经济学—
中国—文集 IV. ①F123. 16 - 53 ②F12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7243 号

责任编辑 乔卫兵 李祥柱 郑 潇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6.25

字 数 6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333 - 1/F · 8620

定 价 68.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 (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情况介绍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 1998 年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论坛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决策的“智囊”和“智库”。

截至 2010 年,论坛已连续举办年会十一次,公共经济政策讲座《长安讲坛》170 余期、召开内部研讨会 32 次,在北京、广州、成都、昆明、南京、深圳、青岛、唐山、大庆和美国纽约等地成功举办高层经济理论研讨会、专题研讨会十余次。

论坛学术研讨成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多次做出批示。在遇到重大经济决策问题时,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经常委托论坛进行专题研究,并主动征求论坛专家意见和建议。论坛与各省、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经济研讨会,也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受到很高的评价。

论坛出版物包括:《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丛书》《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国对话会(文选)》《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月报》。《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丛书》包括论坛成员学术专著(系列)、长安讲坛专辑(系列)、内部研讨会(汇编)等。其中《中国经济 50 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入选新闻出版署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百种重点图书选题。

论坛与多个国家政府、研究组织和学术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近年来,与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举办了“中美经济学家对话会”,与瑞典环境科学院合作发布了《低碳经济发展:中国与世界》研究报告。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阿根廷、波兰等国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互动式学术交流。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勒班等专程与论坛成员会面。

论坛与国内外媒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论坛年会、高层研讨会等活动都



是主流媒体关注的重点和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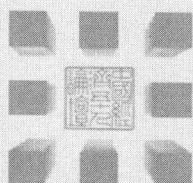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成立至今，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始终坚持公益型和非营利性原则，凡是论坛主办或与各级政府或其他机构共同举办的活动，一律不收取任何费用。论坛的经费来源仅仅依靠社会各界和企业家的赞助支持。

论坛拥有自己的学术网站，截止到 2010 年，正式注册会员 38000 余人，浏览量达 60 多万人次。论坛网址：www.50forum.org.cn。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秘书处
2010 年 8 月

目 录 <<<

“十一五”规划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	/ 1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问题	/ 47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 111
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	/ 133
实践中的城乡统筹发展	/ 189
未来十年中国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 231
综合经营 20 年——中国银行业变革二十年回顾	/ 303
科学发展与新型工业化	/ 353
中国发展新阶段与特区新使命	/ 421
东部产业转移与湖北产业承接	/ 475
科学发展与转型升级	/ 505
大庆城市发展定位与产业方向	/ 531
附录 1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简介	/ 569
附录 2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名录	/ 571
附录 3 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企业家理事名录	/ 575



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十一五”规划及中国经济 长期发展战略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2005年8月20日至21日，首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在山东青岛田横岛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十一五”规划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战略”，其中分为两个议题，一个是“十一五”期间我国面临国际和国内环境的主要特征；一个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重点和改革的优先领域。

出席田横岛论坛的论坛成员有：曹远征、陈东琪、樊纲、贺力平、李晓西、梁优彩、刘鹤、茅于軾、盛洪、石小敏、宋晓梧、汪同三、王建、夏斌、谢平、许善达、张曙光、郑新立。

论坛特邀专家韩永文（国家发改委综合司司长）出席会议。

出席田横岛论坛的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有杜谦、李建华（派代表出席）、林荣强、潘仲光、张继升、赵民、朱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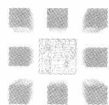
本次论坛由许善达主持，刘鹤致开幕辞，樊纲、王建、陈东琪做主题发言，随后与会人员展开深入研讨。

本次会议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山东三联集团全力协办。

许善达：我宣布，首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正式开幕。请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同志致辞。

刘鹤：首先我代表50人论坛向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想特别感谢三联集团对这次会议做出的重大贡献，很多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所以我想在进入议题之前，建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一并表示感谢。

今天的命题，主要讨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十一五”规划，可以说是党中央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观目标以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入世以后我们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所以这个规划对中国未来发展非常重要。



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开始对制定“十一五”规划做出部署，希望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目前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不久以前，《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消息，五中全会的主题就是讨论这个五年规划。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会，主要目的就是想听听各位经济专家对中国未来发展有什么重要的看法，对未来五年有什么重要的看法。

具体说，这次会议主要想讨论三个问题，我们认为这三个问题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判断未来五年，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因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好，当然未来也充满某种不确定性，怎么看未来？特别是中国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可能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体系。所以，未来五年，怎样估计外部环境，外部环境怎样和中国互动，有哪些变化？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来五年，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哪些战略重点以及重大的战略思想怎么实施？我们知道，目前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从经济上看，至少有三件大事需要讨论：

首先，未来五年经济周期究竟是上升还是下降？这可能是判断五年最重要的起点。

其次，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怎么转变？现在消耗太多、浪费太大，我们怎么建设节约型的社会？怎么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再次，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是史无前例的，从社会、政治等方面可能都会有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各种独立的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希望参政议政表达自己的权利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应对。我想第二个问题重点要讨论“十一五”有哪些重要的战略重点，我们究竟怎么应对。

第三个问题，未来五年，我们的改革有哪些重点？究竟有哪些优先顺序？大家反复地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所谓“攻坚”，就会涉及到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那么究竟怎么改？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是重点改企业还是改政府？是金融、财政还是价格？因为，顺序搞对了可能好办，如果顺序错了，效果可能不一定好。前二十年，我们实现了渐进发展的改革战略，未来五年到底会怎么样？总之，通过一天的讨论，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听听经济学家包括企业家以及各个方面的意见，以便为中央

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50人论坛在北京之外开会这是第二次。五年以前我们是在西安，西安讨论的重点是政府体制改革。我记得当时大家非常感慨，说在古都西安讨论思想改革，那次会议提出的很多主张现在已被广泛地采纳。这次我们在山东青岛的田横岛开会，今天早上，我站在房间的阳台往南看，海那边究竟是什么？如果从这里一直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到了智利的圣地亚哥。中国在和平地发展，在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讨论未来五年的发展变化，田横岛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这次会议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

樊纲：我先就第一个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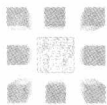
首先，我也想谈一下这个岛的感想。今天早上刘鹤看到大海在感慨，我看着大海也有点感慨。第一个感慨，是想到2000多年前五百壮士在这儿生活得很艰苦，过去当地人过得也很艰苦，现在岛上这些设施都是在近十几年以来投资建设起来的，说明今天的物质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站在海边，我想的是，在古代到了海边是尽头，而在现代看来却是起点。当时，没有那些交通工具，海边确实是尽头，是国家的边界，也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边界。而现在呢？应该成为思考问题的起点。就像刚才刘鹤讲的，海的外面有多少东西？怎样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我们自己，怎样利用这个海来发展我们的市场、技术等等。到了海边，只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起点。

第三，就想五百壮士。现在回忆起来，都说壮士自杀了叫“义举”。反过来想想还有一个词叫“义气用事”。但是在各种矛盾冲突中，我们是意气用事？还是理智的思考？今后这些年，我们将面对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冲突，国际的冲突、国内的冲突，应对这些冲突还真不能义气用事，要认真用经济学的理智来思考怎么走出困境，走出这些冲突。

“十一·五”期间国内、国外的环境和背景，我不想多讲，因为大家在这方面都有研究。我想在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各讲一个大问题。

就国内来讲，我觉得“十一·五”规划比起“十五”计划，两者不同的大背景、大环境和面对的突出问题，就是社会差距、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扩大到了全社会都在谈论的程度。“十五”期间有差距，这些差距和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没有达到全社会都在讨论的程度，没有达到众多的媒



体、会议、研究工作包括政府很多政策都在关注的程度，而现在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开始来应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差距确实在进一步扩大，进一步显化，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感觉到。

仔细想想，其实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中国特别大，人口特别多，农民特别多，要求实现就业的特别多。韩国、中国台湾，20 年实现了充分就业，问题就不一样。我们二十几年了，农民大概才出了一半，大概还要二三十年，才能把另一半该出来的全出来。韩国、中国台湾需要 20 年达到充分就业，中国至少要 50 年。这需要经历所谓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面临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然后出现了一个大的、人口大多数处于低收入的状态，出现一个存在弱势群体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 19 世纪西欧工人阶级，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状态。因为没有充分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紧张，导致了工人成为弱势群体，不仅收入低而且方方面面没有保障，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西欧这个阶段大概经历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最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西欧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当时对内他们没有民主，靠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当时的法制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的法制；另一方面对外靠的是战争，靠殖民地掠夺，开辟市场，当时全世界都是靠战争手段来开辟市场。后来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了充分的就业，又开始搞工会、民主社会保障等等，西方是这样走过了这个阶段的。

中等发展国家，现在典型的例子就是拉美。拉美实际上还没有到中等发展的程度。拉美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拉美是后进国家，它看到了发达国家后来实行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于是它也搞了各种社会福利，搞了各种民粹主义的体制，结果没有走出去，或者走走停停，就到了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这时候又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在这个阶段上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中国应该是从“十一五”开始将正式进入这个阶段，而“十五”只是开始进入。正式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国内社会矛盾一定会加剧，我们看不到基尼系数可以逆转，在可预料的五年之内，基尼系数还会增大。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发达国家压制我们的情况下，想走曼彻斯特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跟过去一百年间、二百年间不一样了，需要我们用经济学的理智来思考这个问题，寻求如何在短期的社会冲突和长期的解决办法之间取得某种积极的平衡，考虑社会的平等问题，防止社会矛盾达到尖锐的程度。

一方面，当前的各种社会福利救济的手段、各种公共政策要不要？一定

要。我们不能使这些社会政策的推行，使我们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就业增长停顿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难题和最大的经济均衡。应该说，公共政策主要是针对短期的一些问题，缓解当前的一些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出路是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特别是就业的增长，实现了充分就业，整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就不一样了，力量对比也不一样了，我们要从这个大的历史进程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不能重蹈覆辙。要吸取韩国、中国台湾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他们毕竟走出去了，没有陷入拉美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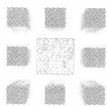
吸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利用好我们现有的一些体制，来实现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矛盾的最终解决。刘鹤文章里面我划了一句话，“拉美现在中央政府普遍抛弃的民粹主义做法，力争使政治承诺与政府实力相对应。”后面这句讲的就是一个均衡。要加一句就是说，是短期的社会稳定和长期的根本出路相适应，相互适应、相互均衡。

我们经济学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来研究怎样实现这个平衡，而不是意气用事，走极端。拉美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大问题，他们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走极端，非常极端。他们不讲根本的出路问题，而跟你讲价值观，经济学讲得更多的是均衡，他一讲价值观就走极端了。我们不可否认社会上有很多领域需要走“极端”的，像科学就需要用极端的思维来发展。我想强调的是，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用一种均衡的观点，用理性的均衡的观点来思考、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我们比较均衡的政策建议。我们可能显得不那么有激情，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给社会多一些理智，多一些均衡，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要对“十一·五”期间将要面临的条件和环境做深入分析，找出它和以前不一样的、新的或者带有特点的东西。

另一方面就是国际。“十一·五”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的规模了，跟别人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了。过去一只小蚂蚁，到我们这个会议室愿意在哪儿爬就在哪儿爬，现在变成了一头大象了，不说大象，就说变成一头猪了，进了会议室就会磕磕碰碰与人家发生冲突了。

现在，国际上包括资源发展了、市场东西好卖了这些积极的评价，也包括各种冲突，WTO、贸易、资源的各种冲突，例如美国尤尼科事件，还开始显现出一些政治冲突，包括日本的表现。

我们看这些问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看。与日本之间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开始跟世界上发生各种冲突的一个开始。今后几十年，确实冲突将会越



来越多。比如说贸易，日本当年也是从皮鞋、帽子开始，开始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冲突，整个产业结构从钢铁、化工、机械、小商品，一个跟一个开始跟国际上发生贸易摩擦。但是日本是在美国保护下发展的，而我们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如何面对这些冲突，面对这些新的环境，我觉得是“十一五”以后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这种冲突是非常正常的，咱们都别意气用事，美国跟欧洲还天天冲突来、冲突去呢！天底下到处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利益打贸易战，有冲突是正常的，没有冲突才奇怪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和我们现在面对的冲突不一样，我们没有更多的冲突对手。国际上有人问：你们是不是和平崛起？我说，不是我们要不要和平崛起，而是现在仗打不起来，打仗的手段被你们排除掉了。西方国家靠什么？靠的就是打出去。到了21世纪，我们不能再去当帝国，做殖民主义者，不可能靠战争掠夺资源，我们只能走全球化道路，只有从全球化的角度、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怎么融入这个世界，靠合理、公平的市场竞争，用合理、公平或者更低一点的价格去获得我们需要的资源。这一块，我想多用两分钟时间，讲讲对资源问题的看法。

现在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就是到了“十一五”，我们会遇到一个大的矛盾冲突、一个发展瓶颈，就是资源瓶颈。我不觉得它是新问题，也不觉得这是什么特殊问题。任何国家多多少少都是资源稀缺国家，资源稀缺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讲不是坏事，资源稀缺了促使人们去发展。俄罗斯资源丰富，它现在就进入这种怪圈了，技术不进步，靠吃资源，因为没有稀缺性，就没有动力和约束去发展技术，去创新。

如果说资源稀缺就不能发展，日本是资源最稀缺的。但是，它发展起来了。所以说我们遇到了资源瓶颈，不是什么问题。人多、资源稀缺怎么办？你就要创造东西，去换资源、去买资源。这些问题，最终归结到我们内政外交究竟怎么做才好？我们的国际战略怎么做才好？怎么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资源？这是在新的大环境下需要思考的国家战略。

既然我们排除了打仗的事情，不能假设别人资源白白给你，那么你就要想，怎么通过内政外交来以比较公平的价格获得资源，我们确实需要对于国家大战略的思考和一些“走出去”战略的思考。关起门来说，我是认为这次中石油收购美国尤尼科是败点，是我们的败点。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干嘛现在就到美国人的鼻子底下收它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全世界到处去收，悄悄的、低调的占领资源。以前，大家还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小的案例，这

次一搞，全世界的人就知道了，变成了全世界的事情，不仅把美国国会、美国社会的反华情绪煽动的到了顶点，而且今后我们在全世界收购石油的成本代价都会提高。

我昨天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据说澳大利亚在卖资源这件事上非常非常的保守。这几年，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还为此跟美国有点冲突矛盾，但是它的内部也开始在谈论中国的增长，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的失业开始增长，反华情绪开始强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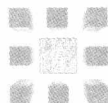
因此我觉得，有些企业行为，特别是中海油这种国有企业的行为，应该纳入国家战略的思考，要把中国未来几十年在世界市场上地位的变化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冲突想透。我们要对中国跟世界各国的关系，不仅是经济的、市场的关系，还包括政治上的各种关系做更多的讨论，才能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合理价格。我们现在担心的是价格不合理，会有一个政治加价，或者是你用别的办法去买，到市场上竞标加价就会高。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怎么减少政治加价，怎么通过合理的国家战略，使得我们在全世界获取资源过程中，能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能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不说是低于市场价格，也不是很高于市场价格来获取这些资源。

中国刚刚加入全球化不久，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家多数比较熟悉国内的情况，对国际的、其他国家的市场规则，政治、法律、外交上的很多事务，确实研究不够，知识有限。怎么样在这方面克服知识的局限性，也需要我们经济学者跟政府、跟企业界共同努力，来促进中国更好地发展。

王建：我最近正在研究世界的一个经济格局问题，整理了一些资料，还没整理完，今天把整理的一些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可能对我们讨论世界格局变动提供一个背景资料，后面再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首先，今天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5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是对前50年和冷战以后若干年讲的。冷战以前大家很清楚，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进行水平投资、进行产业分工。在南北国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贸易鸿沟，南北国家之间是进行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交换，而产业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冷战结束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找到的主要数据是从1992年作为起点，因为1991年“8·19”苏联转型标志着冷战结束，以1992年为起点到2002年（找到最近的是2002年的数字），主要分析北美、东亚和欧盟这



三大块之间的经济贸易。从这三大块经济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看，基本上变化不大。1992年这三大块一共占世界贸易的87%，2002年大概有一点下降，是85%，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1992年和2002年我们对比一下，1992年的时候从美国看，美国对欧盟是58亿美元的顺差，对亚洲是5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1992年，欧盟对亚洲是6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美国贸易差额的情况是一顺一逆，对欧洲是顺差，对亚洲是逆差，欧盟对美国和东亚都是逆差，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到2002年，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变成了双逆差，而且逆差变化非常厉害。美国对欧盟是720亿美元逆差，对亚洲是2000多亿美元逆差；欧洲对美国是9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对亚洲是800多亿美元的逆差。也就是说，到2002年的时候，美国跟欧洲的贸易差额的位置调了一下，美国对亚洲对欧洲是双逆差；欧洲对美国顺差，对亚洲是逆差；亚洲继续是双顺差。这是一个十年之间的变化。

从亚洲看，它的贸易逆差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大家熟知的情况，就是中国对美国的逆差和对欧洲的逆差在不断地放大。1992年的时候，在东亚对美国的顺差当中，有91.5%是四个经济体，即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到了2002年的时候，在对美国的顺差当中，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就下降了45%；在1992年时候中国对美国还有32亿美元的逆差，而现在在整个东亚对美国的顺差当中，中国的比重上升到了41%，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就是在这十年当中，区域经济整合的速度变化非常快。首先是欧盟的经济整合，在三大经济体中是最快的。1992年，冷战刚结束，欧盟就提出了要搞马约，要搞经济货币的统一。1992年欧盟的内贸率已经超过了55%。到1999年欧盟启动欧元，欧盟的内贸率是92.8%，到2003年达到了80%。这是三大经济体中最高的。实际上，北美从1993年也开始进行了地区的经济整合，提出要创建北美自由贸易区，当年的内贸率是43%，到了2002年的时候，上升到46%，如果从北美三国之间的出口看，三国之间的出口内贸率上升得更快，大概从43%上升到56%。因为美国对亚洲对欧洲都是巨大的贸易逆差，所以把进口包括进来以后，它的整合的速度就大大下降。刚才我讲到了，从进出口在内的口径来看，北美三国之间的进出口在北美三国间总的进出口比重上升的速度就是从43%到46%，就不是说从43%到56%这样的情况了。

还有就是东亚之间的经济整合。东亚的经济整合速度实际上也是比较快，1992年，东亚的内贸率包括东亚各国之间的进出口，在东亚各国总的进出口当中的比重是45.6%；到2002年，东亚内贸率达到了54%，这个速度大概是在十年当中上升了8个百分点。但是从1992到1999年七年当中，上升了4个百分点，而1999年以后的三年当中，到2002年，又上升了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前七年4个百分点，后三年4个百分点，我们看到东亚地区的整合具有加快的趋势。

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东亚内部整合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个是从东亚内部的整合看，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的整合速度要快于其他的国家。1992年，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对东亚的出口，占全部比重是40.3%，到2002年就已经上升到53.7%。东盟国家一开始就比较高，1992年是53%，2002年上升到56.6%。就是说，我们看到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对东亚的出口比重上升了，东盟国家比重上升速度慢一点，但是也上升了。

只有我们中国是一个特例。唯有中国在东亚地区整个进出口当中的比重，是下降了。在东亚所有国家当中，只有中国下降了，而且下降得非常明显。这是什么情况呢？在1992年的时候，中国对东亚的内贸率是67.8%，但是，到2002年的时候下降到了48.2%，主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还有欧盟方向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顺差在不断地加大，这种情况就使我们在东亚地区的贸易比重反而是下降了。这是东亚整合的一个特点，就是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和东盟都上升，只有中国下降。

第二个特点就是东亚的经济整合，具有围绕中国整合的特征。在过去十年，东亚各国除了对美国的出口都在下降，而且下降很明显，对区内各国的贸易比重是有升有降。但是，唯有对中国的贸易比重是上升的。另外，和中国整合的速度也是有差别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整合速度最快。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增出口当中50%以上是对着中国大陆的。其次是日本、韩国。过去十年当中，日本新增出口比重43.6%是对中国的，韩国是45.6%。东盟国家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过去十年，新增出口当中10.3%是对中国的，这是因为它的整合速度要远远小于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如果我们把东亚地区经济看作一个整合过程的话，应该说，日本、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整合的速度要快得多，和东盟国家相对来说差一点。反过来也是说，东盟国家对东亚地区的内贸率上升，